

战国纵横：

# 鬼谷子的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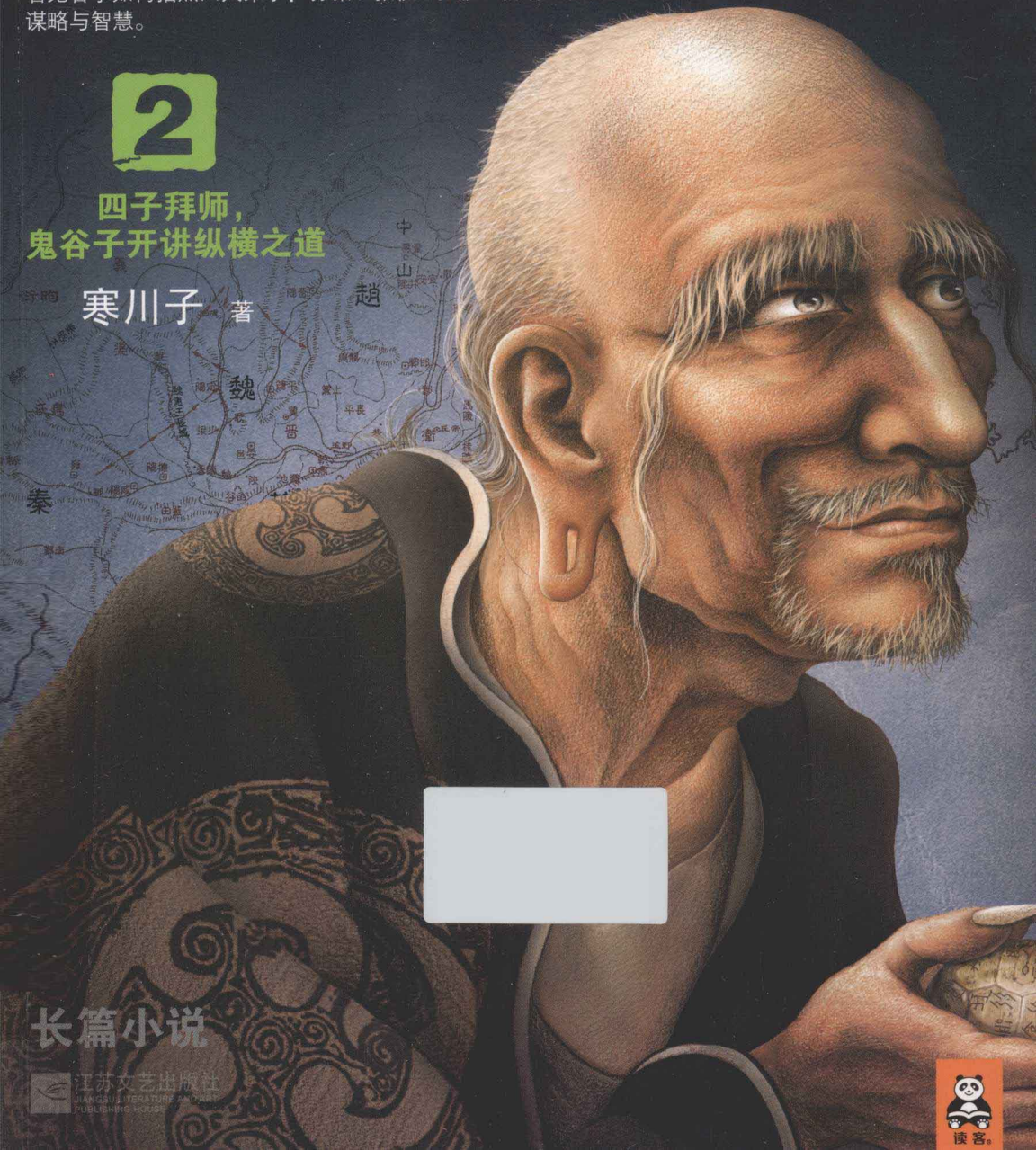
讲述谋略家、兵法家、纵横家、阴阳家、道家共同的祖师爷——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。

看鬼谷子如何指点四大弟子：苏秦、张仪、孙臆、庞涓纵横战国，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汲取他深不可测的谋略与智慧。

## 2

四子拜师，  
鬼谷子开讲纵横之道

寒川子 著



长篇小说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

战国纵横：

# 鬼谷子的局

讲述谋略家、兵法家、纵横家、阴阳家、道家共同的祖师爷——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。

看鬼谷子如何指点四大弟子：苏秦、张仪、孙臆、庞涓纵横战国，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汲取他深不可测的谋略与智慧。

2

四子拜师，  
鬼谷子开讲纵横之道

寒川子 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战国纵横：鬼谷子的局. 2 / 寒川子著. -- 南京：  
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12.7

(读客知识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399-5445-5

I. ①战… II. ①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68367 号

书 名 战国纵横：鬼谷子的局. 2

著 者 寒川子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肖 飒 吴 涛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，邮编：210009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19.25

字 数 296 千

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445-5
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致电 021-33608311（免费更换，邮寄到付）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

## 读客® 知识小说文库

读小说，学知识

读小说，学知识，锁定读客知识小说文库。



# 读客® 知识小说文库

读小说 · 学知识

## 什么是读客知识小说？

畅销全国的读客知识小说文库，每部小说都在精彩的故事中，融合了丰富系统的人文知识；让您每一次充满乐趣的阅读，都成为汲取知识的智慧之旅：

- ◎ 关于西藏宗教、文化、地理的百科全书式小说《藏地密码》
- ◎ 逐层讲透村、镇、县、市、省官场现状的自传体小说《侯卫东官场笔记》
- ◎ 讲述中国社会底层结构变迁的黑道小说《东北往事：黑道风云20年》
- ◎ 讲透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至高经典《红顶商人胡雪岩》
- ◎ 从“文革年代”的胡同里杀出来的京城大亨成长史《北京教父》
- ◎ .....

每个系列，都是人文知识丰富、销量过百万册的超级畅销小说。翻开读客知识小说文库的每本书，您都将在感受小说无穷魅力的同时，轻松获取某一方面的系统知识，增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，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人。

**读小说，学知识，锁定读客知识小说文库。**

## 《侯卫东官场笔记》系列

公务员必读，累积销量突破200万册！

一部逐层讲透村、镇、县、市、省官场现状的自传体小说

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，66个党政部门，84起官场风波，304位各级别官员，交织进1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——侯卫东的这本笔记，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、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，从村、镇、县、市一直到省，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，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。

读完本书，官场对于您将不再是一个模糊、杂乱的概念，而是一张张清晰、熟悉的面孔；那些粉墨登场的芸芸百官，那些表情背后的心思，看似突如其来的话语，都在小说的跌宕起伏中，一一露出了他们的本来面目。

《侯卫东官场笔记》：逐层讲透村、镇、县、市、省官场现状。

《侯卫东官场笔记2》：如何做政绩？

《侯卫东官场笔记3》：教你掌握“被领导的艺术”。

《侯卫东官场笔记4》：如何让“领导的领导”看上你？

《侯卫东官场笔记5》：哪些人脉救命？哪些人脉要命？

《侯卫东官场笔记6》：铺路不忘退路！

《侯卫东官场笔记7》：随时“埋伏笔”，多多益善。

《侯卫东官场笔记8》：越往上走，越要讲政治。



# 目录

## 第一章 周天子避祸嫁女，苏秦躲婚事离家 /1

“说吧！”鬼谷子微微一笑，“姑娘欲解何字？”

姬雨想也未想，伸手从胸衣里掏出那只乳色玉蝉儿：“就解两个字，‘玉蝉’。”

鬼谷子将她上下扫视一遍，缓缓道：“玉以天地精气化成，品性尊贵；蝉以甘露为生，品性清雅。玉经琢磨而为蝉，为王室之器。不过——玉虽尊贵，却为凡俗追逐之物。蝉虽清雅，却难高飞，且须攀枝附叶，方能苟活。”

姬雨心中陡地一震，面上却保持沉静，为进一步测试鬼谷子，故意不予承认：“先生所言虽有道理，却与小女子并无牵连。”

鬼谷子听若罔闻，顾自说道：“此山所成之玉，早是天下猎物；此蝉所附之树，早已根烂身腐！”

## 第二章 逢大悲，苏秦张仪义结金兰 /39

张仪缓缓转向母亲的新坟，咬牙切齿：“十八年前秦人犯我，先父殉国，秦人今又犯我，毁我家园，屠我人民，霸我家财，逼死先母和张伯！国仇家恨不共戴天，仪别无他求，唯思报仇雪耻！”

苏秦想了一下，缓缓唱道：“国仇家恨终须报，不在今朝与明朝；贤弟尚无弓与箭，岂可引臂射黑雕？”

张仪陷入深思，许久，不无茫然地望着远方：“以苏兄之见，愚弟该当如何？”

## 第三章 遭陷害，墨家巨子指引孙宾入鬼谷 /75

孙宾想了一想，抬头说道：“晚辈修习兵法，不为兴战，而为止战！”

“嗯，”随巢子再次点头，不无赞许地说，“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孙将军不愧是孙武子之后。”话锋一转，“可惜老朽不善兵术，无法收你为弟子。”

孙宾再次叩首，恳求道：“巨子——”

随巢子轻叹一声，转对孙宾道：“孙将军，老朽观你根苗正，内中慈悲，有济世之心……你可前往云梦山鬼谷，求拜鬼谷先生为师。鬼谷先生是得道之人，天下学问无所不知。将军若能求他为师，或可成就大器。”

## 第四章 破奸计，庞涓助白少爷浪子回头 / 110

绮漪悠悠醒来，睁开眼睛，看到抱住自己的仍是白虎，顿时泪流满面，苦苦哀求：“夫君，我们不——不赌了，我们回家吧！”

白虎泣道：“夫人，不赌了，不赌了，白虎再也不赌了！”

绮漪的脸上溢出笑意。

庞涓再次指了指台上的三百零九金：“白少爷，拿上你的三百单九金，回家去吧！”

白虎不无惊惧地望着庞涓，将金子尽数推开：“我不要金子，我不要金子，我要夫人，我只要夫人——”

## 第五章 死里逃生，庞涓孙宾云梦山拜师 / 145

庞涓笑道：“看来，我们兄弟是前生有缘，想躲也躲不去的。不知孙兄求拜鬼谷先生，欲学何艺？”

孙宾亦笑一下：“在下天性愚痴，除兵学之外，并无其他喜好，因而欲拜先生，求学用兵之道！”

庞涓眼睛大睁，不无兴奋：“用兵之道？这也正是在下心中夙愿！”

“哦？贤弟既有此说，我们兄弟何不同往云梦山，共拜鬼谷先生为师？”

“好！待在下学有所成，再来找那奸贼算账！”

## 第六章 试四子诚心，鬼谷子开山收徒 / 183

玉蝉儿大睁两眼：“先生，难道您想让他们四人去治理世间纷乱？”

“要看他们能否成器了！”

“这满三个月了，先生看出他们能成器吗？”

“当然看得出来。他们皆是很好的璞玉，稍加琢磨即可成器。至于能成多大的器，这个得靠他们自己。”

“先生是说，成器大小取决于自身，那——取决于什么呢？”

“取决于对道的感悟。悟得多，可成大器；悟得少，可成小器；一点不悟，就不是器。”

玉蝉儿眼珠儿一转：“要是全悟呢？”

鬼谷子笑道：“那就是不器！”



## 第七章 张仪废涓斗法，

### 玉蝉儿助四子悟道 /222

童子从地上捡起白纱，急步走到玉蝉儿跟前，披在她的  
身上。

玉蝉儿的眼中流出泪水，声音哽咽：“诸位士子，自从踏  
入这条山谷，自从跟随先生走上求道之路，蝉儿之心已经交  
付大道，不再属于蝉儿了。属于蝉儿的，只有这具肉体。如  
果哪位公子迷恋这具肉体，蝉儿愿意献出。诸位士子，蝉儿  
是真心的。如果你们真的能够成为英雄，如果你们真的能够  
拯救乱世，如果你们真的能够挽救黎民于水火，如果你们真  
的能够因此悟道，就算将蝉儿此身一口吞去，蝉儿又有何惜  
哉！”

空气竟如凝结了一般。

## 第八章 秦孝公驾崩，商鞅以身殉国 /260

公孙鞅叩道：“君上赦罪之恩，罪臣领了。罪臣有一言，  
也望君上垂听！”

“羸驹洗耳恭闻。”

“君上，”公孙鞅道，“有所得，必有所弃。君上欲成  
大事，就要狠心舍弃。不瞒君上，罪臣之智，竭矣；罪臣之  
力，尽矣。罪臣就如枯油之灯，在秦只能是尸位素餐，一无  
用处不说，反而有碍君上施展宏图。若是罪臣之死能够抚慰  
秦人受伤之心，公孙鞅枯蒿之躯，有何惜哉？”

公孙鞅说出这些话，无疑是在对惠文公说，真正要杀  
他的不是太师他们，而是他惠文公。惠文公越听心里越是发  
寒，口中却是哽咽：“商君——”

“君上，公孙鞅不死，民心不稳；民心不稳，君心不  
定；君心不定，秦国大业何日可成？”

## 第一章

# 周天子避祸嫁女，苏秦躲婚事离家

按照魏惠王旨意，公子卬弃守少梁、临晋关等河西要邑，撤往河东，自行焚去浮桥，与秦军隔河对峙。

副将车英得到音讯，紧急奏道：“启奏君上，魏将公子卬撤军河东，除孤城阴晋仍为魏将张猛、公孙衍据守之外，河西全境再无魏人！”

嬴虔大喜，跨前道：“臣弟以为，我可乘胜攻克阴晋，抢占函谷要塞！”

眼见机会难得，秦孝公的心思也是动了，不由自主地把头转向公孙鞅：“爱卿意下如何？”

“微臣以为不可！”公孙鞅出言应道，“常言道，穷寇莫追，哀兵不逼。魏人元气大伤，再无称霸之力。阴晋已成孤城，收复是迟早之事，何在今日明日？”

嬴虔哂笑数声，讽道：“大良造别是让人半夜吓破胆，惧怕他公孙衍了吧？”

公孙鞅未及应声，秦孝公随即白了嬴虔一眼，当场拍板：“阴晋之事，不必再议，就依公孙爱卿所奏！”

“君上圣明！”公孙鞅显然已经备有下一步的打算，“河西战事已了，微臣以为，下面该是太子妃了。天下既已闹得沸沸扬扬，就不能没有个结局！”

秦孝公略一沉思，朗声叫道：“樗里疾听旨！”

樗里疾上前一步：“微臣在！”

“再备彩礼，前往周室聘亲！”

“微臣遵旨！”

秦孝公转向司马错：“司马将军！”

“末将在！”

“你领三万步骑，借道韩境，护送樗里大夫前往周室聘亲。至周之后，你等务必将寡人诚意诉与大周天子陛下！”

“末将遵命！”

得知秦国河西大捷，姬雪甚是激动，伏在绣榻上哭个痛快。哭足哭够了，姬雪擦干泪水，起身径投靖安宫而去。

王后虽说无病，卧床久了，竟也虚弱许多，稍走几步就要喘气。加之装病一事，虽为演戏，味道也得充足，所以尽管魏、秦使臣尽去，王后依旧将大部分时光花在凤榻上，让玉体慢慢“康复”。

姬雪走进宫里，缓缓跪在王后榻前，泪流满面，哽咽道：“母后——”

王后眼中也是珠泪晶莹，抚摸姬雪的头发道：“雪儿，母后知道，嫁与燕公委屈你了，母后——”

“母后，魏国吃败仗了，魏人不敢逼婚了。母后，雪儿——”

王后知道姬雪在想什么，轻叹一声：“唉，雪儿，你的心思，雨儿早已诉与母后了，可——可咱女人家，婚姻大事，分毫作不得主的！”

姬雪再拜，泣道：“雪儿知道不能自主，雪儿恳请母后求求父王，求他成全雪儿！”

王后搂紧女儿：“雪儿——”

母女抱头痛哭。二人伤心有顷，姬雪辞别，王后寻思一番，翻身下榻，召来宫正，让他搀扶着缓缓走出宫门。不多一时，王后来御书房，内宰闻声而出，叩迎于地。

王后问道：“陛下可在？”

内宰叩道：“娘娘稍候，老奴前去禀报！”

内宰起身，推门进去，见显王正在榻上打盹儿。内宰稍作迟疑，轻声叫道：“陛下，娘娘驾到！”

显王吃了一惊，刚要起身，王后自行进来，趋前叩道：“臣妾叩见陛下！”

显王急忙起身，亲手扶起她：“爱妃，你——你怎能起来呢？”

王后笑了笑：“臣妾今日略觉好些，甚想出来走走，出得门来，不知不觉的，竟是走到陛下的书房了！”

显王携王后走向自己的软榻，扶她躺下，高兴地说：“寡人方才还在念叨爱妃，原说去望你的，谁想竟又迷糊过去了。来，爱妃请坐！”

显王扶王后坐下，转对内宰：“为娘娘沏茶！”

内宰端上茶水，王后小啜一口，嫣然笑道：“臣妾谢陛下的香茶！”

王后一口一个臣妾，内宰知趣，赶忙退出，顺手带上大门。

见到再无他人，王后缓缓起身，在显王前面扑通跪下。显王懵了，傻愣半晌，方才说道：“爱妃，你——你这是——”

王后呜呜咽咽一阵悲泣，然后才说：“臣妾此来，是恳求陛下的！”

显王缓过神来，扶她起来，嗔怪道：“爱妃，你与寡人之间，何来求字？你有什么事，但说出来就是！”

“臣妾并无他事，是雪儿——陛下，燕公毕竟是老迈之人，雪儿她——”王后说不下去，垂下泪来。

听到是姬雪的事，显王的脸色阴郁下来，两手缓缓松开王后，脚步踉跄地退到几前，一屁股跌坐于席。王后抬起泪眼，不无殷切地望着显王。

死一般的沉寂。

王后注意到，两滴饱泪缓缓溢出显王的眼眶。许久，显王长叹一声，轻轻摇头。

姬雪满腹心事回到寝宫，看到姬雨与侍女春梅一身村女打扮，各挎一只采桑竹篮兴冲冲地正欲出门。

见姬雪满脸阴郁，姬雨停下脚步，关切地问：“阿姐，你怎么了？”

姬雪勉强一笑：“没什么，有点头疼。雨儿，瞧你这身扮相，又要出去？”

姬雨在她耳边低语一阵，姬雪大是惊异：“什么？去寻鬼谷先

生？”

“嗯！”姬雨不无兴奋。

“为何寻他？”

“琴师说他是胜过伯牙的琴圣，母后说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仙，阿姐你说，天底下真有这样的神人吗？雨儿偏就不信！”

姬雪急道：“琴师说他远在鬼谷，你如何去寻？”

“不瞒阿姐，此人眼下就在洛阳。”

姬雪大怔：“洛阳？洛阳何处？”

“市集上！雨儿不仅得知他在市集上，且还知晓他眼下是个算命先生，至于他的命相算得准与不准，雨儿正欲一试。”

姬雪迟疑有顷，轻声责道：“雨儿，女儿家不该这般抛头露面，此事若让父王或母后知道——”

姬雨嘻嘻一笑，拱手揖道：“阿姐放心，雨儿去去就回。他们若是问起，烦请阿姐遮掩一下。”

“这……好吧，你快去快回，莫让阿姐着急。”

姬雨答应一声，与春梅急出偏门而去。

不一会儿，两人赶至市集，再次走至前次去过的丁字路口。远远望去，童子依旧扛着那个招幡儿竖在街边。

姬雨款款走至鬼谷子前面，缓缓蹲下。鬼谷子两眼闭合，端坐于地。

“先生！”姬雨小声叫道。

鬼谷子似乎没有听见，依旧稳坐于地。

姬雨提高声音：“先生！”

鬼谷子仍然没有回应。

春梅扯一下姬雨的衣裳，附耳说道：“公主，先生想是睡着了。”

冷不丁传来童子的哂笑：“嘿，你才睡着了呢！家师这叫入定。”

姬雨抬头看一眼童子，甜甜一笑：“阿姐想求先生一卦，麻烦童子请先生出定。”

童子回她一笑，继续手扶旗杆，笔直地站在招幡下面。姬雨看一眼春梅，连皱几下眉头，正待起身，鬼谷子缓缓说道：“姑娘欲求何事？”

姬雨大喜，急忙示意春梅。春梅摸出一金，姬雨接过，两手捧住，郑重置于鬼谷子前面，柔声说道：“小女子欲知未来之事，恳请先生赐教。”

鬼谷子依旧微闭双眼：“老朽大可推天下运数，中可推邦国运数，小可推家室运数，不知姑娘欲知何事？”

姬雨略想一下：“邦国非小女子所求，天下亦非小女子所欲，小女子想知道的不过是身家之事，望先生垂示。”

鬼谷子轻轻点头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的运数可由卦象得知，可由面相得知，可由手相得知，可由脉相得知，可由骨相得知，可由心相得知，亦可由解字得知。姑娘意愿由何而知？”

“小女子欲求先生解字。”

“解字又分解形和解意，姑娘欲解形还是解意？”

姬雨不假思索：“解意。”

“说吧！”鬼谷子微微一笑，“姑娘欲解何字？”

姬雨想也未想，伸手从胸衣里掏出那只乳色玉蝉儿：“就解两个字，‘玉蝉’。”

鬼谷子睁开眼睛，目光如利剑般直射姬雨，将她上下扫视一遍，落在那只玉蝉上。凝视有顷，鬼谷子微微点头：“好一只玉蝉！”双目闭合，似又入定。

姬雨等得焦急，正欲发问，鬼谷子缓缓解道：“玉以天地精气化成，品性尊贵；蝉以甘露为生，品性清雅。玉经琢磨而为蝉，为王室之器。不过——”欲言又止。

听到“不过”二字，姬雨心头一惊：“先生但说无妨。”

“玉虽尊贵，却为凡俗追逐之物。蝉虽清雅，却难高飞，且须攀枝附叶，方能苟活。”

姬雨心中陡地一震，面上却保持沉静，为进一步测试鬼谷子，故意不予承认：“先生所言虽有道理，却与小女子并无牵连。”

鬼谷子听若罔闻，顾自说道：“此山所成之玉，早是天下猎物；此蝉所附之树，早已根烂身腐！”

姬雨倒吸一口凉气。天哪，鬼谷子不但看透了她的身世，而且洞穿了她的处境，似乎她的一切，尽在他的掌握之中！

姬雨圆睁杏眼，直直望向鬼谷子，见他依旧双眼微闭，似乎他所讲述的不关当下，也不关面前的少女。

“先生方才所解，”姬雨眼珠儿连转几下，“不过是玉蝉二字。小女子请问一声，小女子所示之玉蝉，处境又将如何？”

“有人正在张罗织网，欲使她成为笼中玩物。”

姬雨心头一凛，失声惊道：“那——先生，她、她、她该如何应对？”

“飞呀，她不是长有翅膀吗？”

姬雨急问：“先生，天下处处张网，此蝉纵使想飞，也是翅单力薄，更不知飞往何处啊。”

鬼谷子陡然睁开两眼，再视姬雨一眼，一字一顿：“蝉生于土，附于木，得自在于林。此蝉若欲自救，当可飞往大山深处，万木丛中。”

姬雨听闻此言，如释重负，吁出一口长气，目视鬼谷子，正好与鬼谷子炯炯有神的目光碰在一起。姬雨感到老人的目光既亲切，又慈祥，含有一股说不出的穿透力，似对她了如指掌，也似对她有所默许。

姬雨心神笃定，朝鬼谷子连拜三拜：“小女子替这只玉蝉谢过先生。”

鬼谷子收住目光，两眼闭合：“姑娘好走。”

姬雨转身走有几步，打个激灵，回头又问：“小女子若是再欲求教，可至何处寻访先生？”

“城东轩辕庙中。”

秦人经由韩境，再欲强聘周室公主，早有同情周室的韩人将音讯传至周室。

颜太师得报，急急进宫叩见显王：“启奏陛下，秦公使司马错将兵三万，借道韩境宜阳，杀奔洛阳而来！”

周显王大吃一惊：“秦、秦人此来何事？”

“聘亲！”

显王皱眉：“不是聘过了吗，怎么还要聘亲？”

颜太师勾下头去。

显王的脸色阴沉下来：“这如何能成？寡人早已诏告列国，将长公主许配燕公。今若反悔，叫寡人颜面何存？”

“陛下，”颜太师抬起头来，“秦人旬日之前大胜魏人，夺回河西，秦公乘胜聘亲，为的自然也是他的颜面！陛下，秦人前番以礼相聘，此番以兵相逼，看来是志在必得啊！”

“这……”显王急了。

“秦国本为虎狼之邦，今又乘胜而来，陛下若是执意不许，秦人势必兵临城下，后果不堪设想！”

周显王脸色惨白，半晌方道：“爱卿是说，寡人此番不得不向秦人低头了？”

“陛下，”颜太师摇头叹道，“微臣以为，眼下已经不是低头不低头之事了！”

周显王惊愕了：“哦？”

“魏经此一败，虽说霸势不再，但仍不失天下大国。秦经此一胜，虽说威震列国，可其威势仍不足以称霸天下。洛阳西有崤、函二关，北有黄河天险，秦人无论多少威猛，于我大周却鞭长莫及。此番强兵相加，无非也是借道韩境。反过来说，魏人却近在咫尺，就如榻边卧虎。陛下若将长公主改嫁秦人，自己食言不说，魏罃也必怀恨于心，甚至会将河西之辱记在周室头上！”

颜太师一番话说出，周显王冷汗直冒，愣怔半晌，方才说道：“爱卿可有良策？”

“微臣之意是，陛下应在秦使到来之前，速将长公主嫁走。待秦使来时，木已成舟，秦人只有徒唤奈何了。”

周显王思忖一时，缓缓点头：“以爱卿之见，何日出嫁方为妥当？”

“据微臣所知，秦人眼下抵达宜阳，迟则两日，快则一日可至。长公主的婚事，不能拖过明日。”

“明日？”周显王似是一怔，望向颜太师，目光中既有征询，也有商量，“这也太急了吧，再说，明日为甲子日，是否吉利，也有待占卜——”

“陛下，”颜太师却无商量余地，显然早已把所有可能性都盘量过了，“微臣问过大卜了，说是辰时吉利，可行婚嫁！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操办去吧。”

“嫁妆早已齐备，燕国使臣淳于髡那儿，微臣也晓谕他了。唯有公主这儿，微臣担心她——”

“唉，”周显王轻叹一声，“知道了，你忙活去吧！”

“微臣领旨！”

颜太师再拜后告退。显王略怔一下，缓缓起身，与内宰一道走向靖



安宫。王后听到宫人禀报，急至门口跪迎。显王搀起她，两人手挽手走进宫中，坐定之后，王后凝视显王，有顷，关切地问：“陛下面色不好，可有大事？”

显王点头：“嗯，秦人又来逼亲了！”

“是逼娶雪儿？”

显王再次点头。

王后沉思许久，道：“既然秦人不依不饶，苦苦相逼，雪儿也愿嫁与秦人，陛下何不——何不成全此事？”

“爱妃呀，”显王叹道，“不是寡人不去成全，而是不能成全啊！”

王后急道：“为何不能？”

“不要问了！颜太师已在那儿准备婚事，明日辰时，雪儿……雪儿必须出嫁！”

“明日辰时？”王后震惊，“这、这也太急了呀，雪儿她……”

“是太急了！”显王咬紧嘴唇，沉吟半晌，望向王后，“寡人就是为此来求爱妃的。寡人思来想去，雪儿那儿，还是由爱妃去讲。你要告诉雪儿，就说寡人对不住她，怨也好，恨也好，寡人……”泪水盈出，摸出丝绢抹泪。

王后亦泪如雨下：“陛下，不要说了。雪儿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什么都明白的。臣妾知道，雪儿不会怨您，她不会怨您的！”

显王再叹一声，缓缓起身，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宫室。

许是由于王后的身心尚未适应这一突发事件，目送显王走远后，她正要起身去寻雪儿，突觉一阵眩晕，赶忙回到榻上，斜躺下来，小声叫道：“来人。”

宫正闻声走进。

“召雪儿来！”

宫正应过，不一会儿，引领姬雪急走进来。王后摆手，宫正退出，顺手关上宫门。姬雪意识到有大事了，慢慢走到王后榻前，跪下叩道：“雪儿叩见母后！”

王后望她一眼，惨白的脸上浮出微笑：“雪儿，来，坐母后身边。”

姬雪起来，坐到王后身边，忐忑不安地看着王后。王后伸出手，轻